皇清經解續編

白仁12
698
55

D 12
門
號
卷

詩書古訓四　儀徵阮元芸臺著

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後漢書陰皇后紀迺詔大司空曰吾微賤之時娶于陰氏因將兵征伐遂各別離幸得安全俱脫虎口以貴人有母儀之美宜立爲后而固辭弗敢當列于媵妾朕嘉其義讓許封諸弟未及爵土而遭患逢禍母子同命愍傷于懷小雅曰將恐將懼惟予惟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風人之戒可不愼乎

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韓詩外傳卷七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

友曰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昔者齊有狡兔盡
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狗猶不及狡兔之
塵若攝纓而縱紲之瞻見指注與詩曰將安將樂棄予如
遺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中論修本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
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故詩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嵬何
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
時謬者況人事之應報乎
蓼莪孝子不得終養爾
孔叢子記義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

餅之罄矣維罍之恥
春秋左氏昭二十四年傳子大叔對曰今王室實蠢蠢焉吾
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
餅之罄矣維罍之恥王室之不甯晉之恥也
後漢書陳忠傳忠上疏曰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
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維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
亦上之恥也
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大戴禮記用兵子曰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皆生聖人
利用而彌之亂人興之喪厥身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
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校德不塞嗣武孫武子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韓詩外傳卷七夫爲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撫循飲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嚴居正言以先導之及其束髮也授明師以成其技十九見志請賓冠之足以死其意血脈澄靜娉內以定之信承親授無有所疑冠子不言髮子不答聽其徽諫無令憂之此爲人父之道也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朕不敢興事

後漢書梁竦傳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于尊尊親親其義一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覽于前世太宗中宗實有舊典追命外祖以篤親親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孟子萬章下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荀子宥坐篇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郡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然出涕豈不哀哉

鹽鐵論刑德文學曰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

韓詩外傳卷三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睠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

說苑至公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讐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

小人所視此之謂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韓詩外傳卷七陳饒曰三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擲士曾不得一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穀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猶譬鉛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慙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鞗鞗佩瑮

後漢書輿服志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韍貴賤有

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轂所以執事禮之共也故禮有
其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
轂非兵旗于是解去轂佩留其係璲以爲章表故詩曰鞗
鞗佩璲此之謂也

東有啟明

大戴禮記四代公曰大節無廢小眇其後乎子曰否不可後
也詩云東有開明於時鷄三號以興庶虞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韓詩外傳卷四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巨矢
調不足射遠中微與無兵等爾有民不足强甲嚴敵與無
民等爾故磐石千里不爲有地愚民百萬不爲有民詩曰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夫以
一人而兼聽天下其曰有餘而下治是使人爲之也夫擅
使人之廉而求不能制衆天下卽在位者非其人也詩曰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有位
無其事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

春秋左氏文十三年傳文子賦四月注四月詩小雅義取行
爲還晉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

孔叢子記義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

先祖匪人胡甯忍予

中論譴交古者行役過時不反猶作詩刺怨故四月之篇

稱先祖匪人胡甯忍予又況無君命而自爲之者乎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

夫

說苑政理孔子曰夫鞙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詩不云乎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

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韓詩外傳卷七傳曰善爲政者循情性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不知爲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乘陽使末逆本使人詭天氣鞠而不信鬱而不宣如是則災害生怪異起羣生皆傷而年穀不熟是以其動傷德其靜亡救故緩者事之急者弗知日反理而欲以爲治詩曰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列女霍夫人顯傳顯乃謂女監淖于衍曰婦人殉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殉身可因投藥去之使我女得爲后富貴共之衍承其言擣附子碎太醫大丸中持入遂藥弒許后詩云廢爲殘賊莫知其尤言汰於惡不知其爲過霍夫人顯之謂也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孟子萬章上咸丘蒙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
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
我獨賢勞也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
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呂氏春秋愼人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爲天子同其未遇
時也以其徒屬掘地財取水利編蒲葦結罘網手足胼胝
不居然後免於凍餒之患其遇時也登爲天子賢士歸之
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舜自爲詩曰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

新書匈奴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王者於天下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夷戎狄孰
非天子之所作也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匪王土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
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

漢書王莽傳莽又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
王臣蓋以天下養焉周禮膳羞百有二十品今諸侯各食
其同國則辟任附城食其邑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多少
之差咸有條品歲豐穰則充其禮有災害則有所損與百

姓同憂喜也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春秋左氏襄十三年傳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

孔叢子廣訓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

鹽鐵論地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强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没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臥者以邊郡爲蔽扞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四國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伯瑕對曰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荀子大略篇取友善人不可不愼是德之基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

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

韓詩外傳卷七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蓁棘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

自詒伊戚

春秋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自詒伊戚其子臧之謂矣

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禮記表記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尙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韓詩外傳卷四韶用干戚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達禮也封黃帝之子十九人非法義也往田號泣未盡命也以人觀之則是也以法量之則未也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詩曰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中論法象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漢書淮陽憲王欽傳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曰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

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禮記緇衣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春秋左氏襄七年傳公族穆子辭曰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

荀子勸學篇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

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于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神莫大於無禍

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敬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專恃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

春秋繁露祭義故聖人福也其見於詩曰嗟爾君子毋恆安息靜共爾位好是

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

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正直者得福也不正者不得福

人福也其見於詩曰嗟爾君子毋恆安息靜共爾位好是

此其法也以詩爲天下法矣何謂不法哉其辭直而重有

再歎之欲人省其意也

韓詩外傳卷四齊桓公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送之出境

桓公曰畏而失禮也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割燕君所至

之地以與之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

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卷七昔者衞大夫史魚謂其子

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

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

室足矣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可謂直矣詩曰靖共爾位

好是正直　卷八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

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夫射之道在手若附枝掌若

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

公以爲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詩曰好是正

直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

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詩曰好是正直

漢書董仲舒傳制曰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虖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賢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列女蓋將之妻傳其妻曰今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妾等恥之況於子乎吾不能與子蒙恥而生焉遂自殺君子謂蓋將之妻潔而好義詩曰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此之謂

也

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禮記坊記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敎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眾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敎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荀子修身篇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侵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眾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甯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　禮論篇故

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厲驁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四如是則近者歌謳之遠者赴趨之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母者何也仁刑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晏子對曰夫堂上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詩曰威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式禮莫愆

韓詩外傳卷七孔子曰夫士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離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爲下者其惟士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詩曰式禮莫愆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儀禮少牢饋食禮北面於戶西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予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

韓詩外傳卷三傳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背死亡生者眾小雅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春秋左氏成二年傳賓媚人對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乎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

韓詩外傳卷四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餘二十畝其爲廬舍各得二畝半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

或耘或耔黍稷薿薿

漢書食貨志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田甽長終晦一晦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墳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薿薿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薿薿而盛也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孟子滕文公上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此覩之雖周亦助也

呂氏春秋務本詩云有晻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

韓詩外傳卷八夫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寬容而愛刑清而省喜賞而惡罰移風崇敎生而不殺布惠施恩仁不偏與不奪民力役不踰時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無凍餒食無腐敗士不造無用雕文不粥於肆斧斤以時入山林國無佚士皆用於世黎庶歡樂衍盈方外遠人歸義重譯執贄故得風雨不烈小雅曰有弁淒淒興雲祁祁以是知太平無飄風暴雨明矣

鹽鐵論授時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故循行聲聞於外爲善於下福德於天周公載紀而天下太平國無天傷歲無荒年當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無巨陵高下皆熟詩曰有淒萋萋興雨祁

祁

漢書食貨志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蕭望之傳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急上也

後漢書左雄傳上疏陳曰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禮記坊記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

韓詩外傳卷四故駟馬之家不時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
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家卿不修幣施大夫不
爲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
寡有所措其手足也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
利

鹽鐵論錯幣古之仕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
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知同功不相傾也詩云彼有
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韓詩外傳卷三人事倫則順於鬼神順於鬼神則降福孔
偕詩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秩秩斯干

白虎通爵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
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

君子有穀

孔叢子記義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

君子有攸宜

荀子不苟篇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
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
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剛彊猛毅靡
所不信非驕暴也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詩曰左之左
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屈信變

應故也

韓詩外傳卷七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于前汨汨焉若將失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左之君子有之

說苑修文是故士服黼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宜之

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韓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絰杖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冑立于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强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爲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

列女衞姑定姜傳鄭皇耳率師侵衞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曰兆如山林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定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衞人追之獲皇耳於犬丘君子謂定姜達於事情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此之謂也

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春秋左氏襄三年傳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公孫段賦桑扈注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祜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

新書禮故禮者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胥者相也祜大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春秋左氏成十四年傳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有頒者弁

後漢書輿服志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頒所以安物故詩曰有頒者弁此之謂也

死喪無日無幾相見

韓詩外傳卷四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小雅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危其所愛之謂也

車牽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

春秋左氏昭二十五年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

注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
昭子將爲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

辰彼碩女令德來教

列女楊夫人傳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大事今大
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
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君子謂敞夫人可謂知事之機者
矣詩云辰彼碩女令德來教此之謂也

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春秋左氏昭二十六年傳晏子對曰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
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

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
之施民歌舞之矣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鳳皇黃龍所見亭部無出二年租賦

加賜男子爵人二級先見者帛二十匹近者三匹太守三
十匹令長十五匹丞尉半之詩云雖亡德與女式歌且舞
它如賜爵故事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禮記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
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
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晏子春秋問下晏子對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

其人也故諸侯竝立善而不怠者爲長列士竝學終善者爲師

淮南子說山訓撰良馬者非以逐狐狸將以射麋鹿砥利劒者非以斬縞衣將以斷兕犀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

韓詩外傳卷七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

列女齊相御妻傳君子謂命婦知善故賢人之所以成者其道博矣非特師傅朋友相與切磋也妃匹亦居多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當常嚮爲其善也

中論治學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窮窴焉久而愈足故所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

潛夫論讚學是故聖人以其心來就經典往合聖心故修經之賢德近於聖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史記孔子世家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

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戎子駒支對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

焉賦青蠅而退（注青蠅詩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宣子辭焉使卽事於會

成愷悌也

史記東方朔列傳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

漢書戾太子傳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　昌邑哀王髆傳後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覆發視之青蠅矢也以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

新語輔政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故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衆邪合黨以回人君邦危民亡不亦宜乎

漢書東方朔傳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及巽廉惡來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琱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陁國家爲虛放戮聖賢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　孔光傳以過近臣毀短光者復免傅嘉曰前爲侍中毀譖仁賢誣愬大臣今復艾者久失其位嘉傾覆巧僞挾姦以罔上崇黨以

蔽朝傷善以肆意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免嘉

爲庶人歸故郡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說苑修文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者能以

中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此之謂

也

漢書吾丘壽王傳壽王對曰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

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

功言貴中也

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禮記射義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

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注發猶射也的謂所射之識也言射的必欲中之者以求不飲女爵也辭養讓兒養也爾或爲有

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

晏子春秋穉上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傞傞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之罪也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

采菽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孔叢子記義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元袞及黼

春秋左氏昭十七年傳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

采菽注采菽詩小雅取其君子來
朝何錫與之以穆公喻君子
國語晉語第十秦伯賦采叔注采叔三章屬小雅王賜諸侯
子之路車乘馬子之雖無命服之樂也其首章曰君子來
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
白虎通考黜車馬衣服樂三等者賜與其物禮天子賜諸
侯民服車路先設路下四惡之又曰諸公奉選服王制曰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詩曰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
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元袞及黼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乃遣使手詔國中傅曰辭別之後
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
采菽以增歎息

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晏子春秋諫上晏子對曰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于今修
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歲凶年饑
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恥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
君之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且
詩曰載驂載駟君子所誠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
爲非制也不滋甚乎
彼交匪紓天子所予
荀子勸學篇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
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
其身詩曰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此之謂也

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春秋左氏襄十一年傳魏絳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

荀子儒效篇故明主誦德而序位所以爲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爲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

爾雅釋水汎汎楊舟紼纚維之紼辟也纚繫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

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春秋左氏襄二十一年傳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正義此小雅采菽之篇按彼詩云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與此不同者蓋師讀有異

韓詩外傳卷四子爲親隱義不得正君誅不義仁不得愛雖違仁害法義在其中矣詩曰游哉優哉亦是戾矣　卷八夫子告門人參來女不聞昔者舜爲人子乎小箠則待

笞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

詩曰優哉柔哉亦是戾矣

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春秋左氏襄八年傳武子賦角弓注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相遠矣昭二年傳韓子賦角弓注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言兄弟之國宜相親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

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春秋左氏昭六年傳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境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

白虎通三教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朴不教不成詩云爾之教矣欲民斯效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禮記坊記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禍不讓至于已斯亡

禮記坊記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禍不讓至于已斯亡注良善也言無善之人善遞相怨貪禍好得無讓以至亡已

春秋左氏宣二年傳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

以逞

荀子儒效篇鄙夫反是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四管仲曰王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卽安輔之卽强非之卽危倍之卽亡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　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弓善爲上者不忘其下誠愛而利之四海之內闔若一家不愛而利子或殺父而況天下乎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言能知于人而不能自知也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毋教猱升木

列女齊女傳母傳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驕而好兵莊公弗禁後州吁果殺桓公詩曰毋教猱升木此之謂也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荀子非相篇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必窮爲上則不能愛下爲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不若俏則謖之是人之二必窮也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矣然

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人有此三
數行者以爲上則必危爲下則必滅詩曰雨雪瀌瀌宴然
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屢驕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四上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
子之說如是者仁人之事畢矣天下之害除矣聖人之迹
著矣詩曰雨雪瀌瀌見晛聿消　卷七孔子曰大人出小
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
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眾賢退羣枉盛
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
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
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瀌瀌
見晛聿消與易同義

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韓詩外傳卷四小人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知則
攫盜而漸愚則毒賊而亂喜則輕易而快憂則挫而懾達
則驕而偏窮則棄而累其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
暴與蠻夷不殊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里憂詩曰如蠻
如髦我是用憂

上帝甚蹈無自瘵焉

韓詩外傳卷四孫子因爲賦曰璇玉瑤珠不知佩雜布與

錦不知異閭娵子都莫之媒嫫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帝甚愔無自瘵焉

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禮記緇衣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注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章文章也忠信爲周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彼君子女綢直如髮

列女齊孝孟姬傳公遊於瑣邸華孟姬後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輜軿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內飾則結紐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壹意自斂制也君子謂孟姬好禮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此之謂也

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後漢書劉瑜傳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幷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春秋左氏襄十九年傳范宣子爲政賦黍苗注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

矣如陰雨之長黍苗也喻晉君憂勞魯國猶召伯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

國語晉語第十子餘使公子賦黍苗注黍苗亦小雅道邵伯述職勞來諸侯也其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邵伯勞之子餘曰重耳之卬君也若黍苗之卬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

史記晉世家趙衰歌黍苗詩集解韋昭曰詩云芃芃黍苗陰雨膏之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荀子富國篇夫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爲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誠美其厚也故爲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也誠美其德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子西賦黍苗之四章注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列列征師召伯成之比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

說苑建本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
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子產賦隰桑注隰桑詩小雅義取
之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思見君子盡心以事
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韓詩外傳卷四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是暢於筋骨
貞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爲學也詩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列女周宣姜后傳又曰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
音孔膠夫婦人以色親以德固姜氏之德行可謂孔膠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臧之何日忘之

孝經事君章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
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禮記表記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韓詩外傳卷四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詩曰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人同材鈞而貴賤相萬者盡性致
志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新序雜事子張曰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
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
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韓詩外傳卷四知刑之本不怒而威不言而信誠德之主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　顏淵蹙然變色曰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　僞詐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亡不可久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言有中者必見外也　卷七子曰鄉者巨鼓瑟有鼠出游狸見於屋循梁徼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巨以瑟浮其音參以巨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史記東方朔列傳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皐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韓詩外傳卷四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言心不能知先王之法動作而不知所務止立而不知所定日選於物而不知所貴不知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藏爲政心從而壞遂不反是以動而形危靜則名辱詩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荀子大略篇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

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
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
之王事具矣
春秋繁露仁義法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祉以勸福外
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眾孔子謂冉子治民者先富之
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
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
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
緡蠻黃鳥止于丘隅
禮記大學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
以人而不如鳥乎
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韓詩外傳卷四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
周公唯唯旦也喻明日興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
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子
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也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弧葉故恩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 注瓠葉詩小雅
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 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
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

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

漢書天文志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

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潛夫論交際今世俗之交也未相昭察而求深固探懷抱腕附心祝詛苟欲相護論議而已分背之日既得之後則相棄忘或受人恩德先以濟度不能拔舉則因毀之爲生瑕釁明言我不遺力無柰自不可爾詩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先合而後忤有初而無終不若本無生意彊自誓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貶焉顏回人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長沙王　賓
湘陰吳崇實　校

詩書古訓五

儀徵阮元芸臺著

大雅

禮記樂記師乙曰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太史公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春秋左氏襄四年傳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

國語魯語下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

史記孔子世家文王爲大雅始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孟子滕文公上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

禮記大學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呂氏春秋古樂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

淮南子繆稱訓文王問善如不及徇不善如不祥非爲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也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韓詩外傳卷五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里之國安用大儒則千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諸侯爲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之白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謂白矣謂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春秋左氏襄三十年傳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愼乎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

墨子明鬼下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

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

陳錫哉周

春秋左氏宣十五年傳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　昭十年傳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國語周語上芮良夫曰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

春秋左氏莊六年傳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

漢書王子侯表於是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自是支庶畢侯矣詩云文王孫子本支百世信矣哉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生此王國

列女梁夫人嬴傳君子謂梁夫人以哀辭發冢開悟時主榮父之魂遣母萬里爲家門開三族之拜使天子成母子之禮詩云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此之謂也

漢書王褒傳褒對曰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冽風龍興而致雲螾蟉蜚蠊蛟秋唫蜉蝣出吕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

平主聖俊艾將自至

後漢書徐穉傳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等曰

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

國天挺俊乂爲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

王國克生維周之楨

漢書東方朔傳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

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春秋左氏成二年傳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天夫師眾而

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眾況吾儕乎

荀子君道篇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謂之闇無卿相

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

孤獨而晻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詩云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新書君道曰昔者文王常擁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楷況

其法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輔翼賢正則身必

已安也

鹽鐵論相刺且夫帝王之道多墮壞而不修詩云濟濟多

士意者誠任用其計非苟陳虛言而已

韓詩外傳卷八故三公典其職憂其分舉其辯明其隱此

三公之任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卷十桓公曰寡

人賴宗廟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遇叟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薦之於廟而斷政焉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者非獨管仲也亦遇之於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　鮑叔薦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愛臣弗如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臣弗如也制禮約法於四方臣弗如也決獄折中臣弗如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士卒勇臣弗如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　里鳧須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於是文公大悅從其計使驂乘於國中百姓見之皆曰夫里鳧須且不誅而驂乘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

新序雜事善相人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

王曰善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遂成霸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此之謂也

說苑君道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幷強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此之謂也　修文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此之謂也

列女魯季敬姜傳彼二聖一賢者皆霸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遊者皆過己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遊者皆爲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文伯乃謝罪於是乃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遊處者皆黃耇倪齒也文伯引衽捲捲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君子謂敬姜備於敎化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漢書賈山傳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　梅福傳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李尋傳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禮記緇衣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愼於行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大學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于信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

孟子離婁上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

好仁天下無敵

春秋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且天之生民非爲王也而天立王以爲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詩云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言天之無常奪也

漢書劉向傳向上疏諫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王莽傳莽乃策命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右乃太祖歷世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厥數在于予躬詩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封爾爲定安公永爲新室賓

厥作祼將常服黼冔

獨斷冕冠殷曰冔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詩曰常服黼冔白虎通三正詩曰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孝經開宗明義章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春秋左氏文二年傳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忘其可敵乎　昭二十三年傳沈尹戌曰子常

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於武文土不過同愼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漢書匡衡傳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孟子公孫丑上今國家間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離婁上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春秋左氏桓六年傳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　昭二十八年傳仲尼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

漢書東平思王宇傳令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憯焉爲王懼之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禮記大學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鑒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漢書翼奉傳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爲輔有

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禮記中庸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韓詩外傳卷五輪扁曰夫以規爲圓矩爲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爲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爲所傳眞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改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

漢紀卷六荀悅曰凡三光精氣變異此皆陰陽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由影之象形響之應聲是以明王見之而悟勅身正己省其咎謝其過則禍除而福生自然之應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詳難得而聞矣豈不然乎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禮記緇衣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春秋左氏襄十三年傳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　昭六年傳叔向使詒子產書曰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令尹亹趙孟賦大明之首章 注大明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於上令尹意在首章故特稱首章以自光大 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

荀子正論篇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傳曰惡之者眾則危詩曰明明在下故先王明之豈特元之耳哉 解蔽篇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詩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

天難忱斯不易維王

韓詩外傳卷十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主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甯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視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授於帝位以治爲憂未以位爲樂也詩曰天難忱斯不易惟王

漢書貢禹傳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

後漢書胡廣傳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當令縣于日月固于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

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韓詩外傳卷五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爲匹夫不可得也詩曰天位殷適使不俠四方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禮記表記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春秋左氏昭二十六年傳晏子曰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

呂氏春秋行論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淮南子主術訓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當此之時鼙鼓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鬼神弗敢祟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愼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

春秋繁露郊祭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神者春秋譏之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其法也故未見秦國致大福如周國

也詩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傳曰周國子多賢審殖至于駢厚男者四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復對曰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列女周室三母傳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姒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爲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姒號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內君子謂太姒仁明而有德詩曰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白虎通嫁娶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心也夫親迎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泆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昏禮經曰親皆沒已躬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　王者之娶必先選于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明王者必娶大國也

命此文王于周于京

白虎通號何以知卽政立號也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

此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春秋傳曰王者受命而王必擇天下之美號以自號也　三軍詩曰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誅伐故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明天著忠臣孝子之義也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春秋左氏襄二十四年傳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國語晉語第十姜氏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於此自子之行晉無甯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

春秋繁露天道無二是故君子賤二而貴一人孰無善善不一故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故不足以致功詩云上帝臨汝無二汝心知天道者之言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韓詩外傳卷三武王曰於戲天下已定矣乃修武勒兵於甯更名邢丘曰懷甯曰修武行克紂於牧之野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皇皇四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漢書王莽傳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禍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亮彼武王公之謂矣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孟子梁惠王下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春秋左氏哀二年傳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

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爾雅講武乃立冢土戎醜攸行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漢書郊祀志莽又言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其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爲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

稷種穀樹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

孟子盡心下孟子曰士憎茲多口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孟子梁惠王下文王事昆夷注詩云昆夷駾矣唯其喙矣謂文王也

子曰有疏附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春秋左氏昭二年傳季武子賦緜之卒章 注緜詩大雅卒章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緜緜致興盛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

尚書大傳殷傳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晏子春秋問下晏子對曰夫倡遫于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游者交養身之所以危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此言古者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故外知事之情而內得心之誠是以不迷也

新書禮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踰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踰大節焉業大道焉是以邪放非辟無因入之焉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此言古者以善趨也

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之也

春秋繁露郊祀為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為可今為天之子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

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
郊辭也　四祭孝子孝婦緣天之時因地之利已受命而
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
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
淢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春秋繁露四祭其下之辭曰淢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
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
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崇國
之民方困於暴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郊矣
安在德澤未洽者不可以郊乎　郊祀其下曰淢彼涇舟
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受
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命受
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時民何處央乎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荀子富國篇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
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非特以爲淫泰夸麗之聲
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
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爲之鐘鼓管磬琴瑟竽笙
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爲之宮室臺榭
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詩曰雕琢其
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五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豐交之木有時而

落物有盛衰不得自若故三王之道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務變而已將以正惡扶微紬繆淪非調和陰陽順萬物之宜也詩曰亹亹文王綱紀四方

說苑修文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中論修本乘扁舟而濟者其身也安粹大道而動者其業也美故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白虎通三綱六紀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爲化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詩曰亹亹文王綱紀四方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國語周語下單穆公曰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

馬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之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禮記中庸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註言聖人之德）至于天則鳶飛戾天至于地則魚躍于淵是其著明於天地也

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春秋左氏成八年傳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

白虎通三正又曰清酒既載騂牡既備言文王之牲用騂

周尚赤也

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春秋左氏傳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

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禮記表記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

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

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

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

謂與

國語周語中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卻至之謂乎君

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

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詩曰愷悌君子求福

不回

晏子春秋雜上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

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詩云莫莫

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

福乎

淮南子泰族訓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

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爲

準繩也

說苑修文韓子曰吾不爲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爲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泱然行韓禍子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況於人乎

列女楚平伯嬴傳伯嬴持刃曰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其儀表則无以臨國妾有淫端則无以生世壹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凡所欲妾者爲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吳王慙遂退舍君子謂伯嬴勇而精壹詩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

後漢書蘇竟傳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焉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藟求福不回其若是乎

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列女周室三母傳太姒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冉季載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君子謂太姒仁明而有德又曰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此之謂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

國語晉語第十胥臣對曰及其卽位也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號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重之以周

召畢榮億甯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
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
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
心加諸彼而已
春秋左氏僖十九年傳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
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
人若之何
國語晉語第十胥臣對曰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
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虢而慈惠二蔡刑于大姒比于諸弟詩
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
荀子大略篇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
後漢書鍾離意傳入言于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
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
內且闊略遠縣細微之愆
漢紀卷五荀悅曰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詩稱刑于寡
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易稱正家道家道正而天下大
定矣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說苑建本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其未發之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磨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而相從執質有族以文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

潛夫論班祿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蓋以誅暴除害利黎元也是以人謀鬼謀能者處之詩云皇矣上帝臨下以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惟此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上帝指之憎其式惡乃睠西顧此惟與宅

蓋此言也

漢書敘傳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

春秋左氏文四年傳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淮南子氾論訓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於周也

漢書郊祀志於是衡譚奏議曰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

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　谷永傳終不改寤惡洽變備
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迺眷西顧此惟予宅
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
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韓詩外傳卷十孔子曰泰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
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詩
曰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之謂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類克長克君
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禮記樂記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
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
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
和五聲絃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
其德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
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
春秋左氏昭二十八年傳成鱄對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
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
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
德音其德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
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
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

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孟子梁惠王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春秋左氏文二年傳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春秋繁露楚莊王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

白虎通禮樂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

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禮記中庸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墨子天志中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而留已　天志下故子墨子置天志以爲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爲

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爲法也而順帝之則也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春秋左氏僖九年傳公孫枝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　襄三十一年傳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

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

荀子修身篇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爲也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爲正儀而貴自安者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

淮南子詮言訓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修自然已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士民說其德義則效而象之也

新書君道又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士民說其德義則效而象之也

春秋繁露煖燠孰多故聖王在上位天覆地載風令雨施雨施者布德均也風令者言令直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弗能知識而效天之所爲云爾

韓詩外傳卷五禮者首天地之體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者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安知禮之是也禮然而然是情

安於禮也師云而云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也則是
君子之道言中倫行中理天下順矣詩曰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後漢書伏湛傳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
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之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
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
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
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
是類是禡
禮記王制禡于所征之地

爾雅祭名是類是禡師祭也

靈臺民始附也

孔叢子嘉言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既而見夫于問
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
之眾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
之有乎
鹽鐵論未通收民之道除其所疾適其所安安而不擾使
而不勞是以百姓勸業而樂公賦若此則君無賑於民民
無利於上上下交讓而頌聲作故取而民不厭役而民不
苦靈臺之詩非或使之民自為之若斯則君何不足之有
乎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對曰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
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
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
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
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春秋左氏昭九年傳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焉用速成其以勤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國語楚語上伍舉對曰故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
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夯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
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
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
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
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
攸伏
新書君道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
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
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爲臺今近境之民聞之者裹糧
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命其
臺曰靈臺命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
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皜皜王在靈沼於

物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於魚鼈咸若攸樂而況士民乎　禮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皜皜王在靈沼於仞魚躍言德至也聖主所在魚鼈禽獸猶得其所況於人民乎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萬理得矣白虎通辟雍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之證驗爲萬物獲福無方之元詩云經始靈臺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孟子萬章上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

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韓詩外傳卷五故君子修身及孝則民不倍矣敬孝達乎下則民知慈愛矣好惡喻乎百姓則下應其上如影響矣是則兼制天下定海內臣萬姓之要法也明王聖主之所不能須臾而舍也詩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子貢對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淵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詩云媚茲一

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以申之

荀子仲尼篇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爲姦也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徒處之埶亦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淮南子繆稱訓人以其所願於上以交其下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愼德愼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

後漢書張純傳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黎元安凝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祜四方來賀

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韓詩外傳卷五周公曰吾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詩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

春秋繁露楚莊王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王作武四代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

白虎通聖人何以言文王武王周公皆聖人詩曰文王受命非聖不能受命

史記齊太公世家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大公之謀計居多

匪棘其欲適追來孝

禮記禮器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註革急也猶道也聿述也言文王改作者非急欲急行己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居此爲孝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孝經感應章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孟子公孫丑上以德服人者心中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禮記祭義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荀子儒效篇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外推而行之不窮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讙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

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

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
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此之謂也　王霸篇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
下之賢士矣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循其舊
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人矣賢士一焉
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
矣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執矣致忠信著仁義足以竭人矣
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詩曰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　議兵篇凡誅非誅其百姓
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
刃者生蘇刃者亡犇命者貢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

軍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謳而
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
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
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鹽鐵論繇役文學曰舜執干戚而有苗服文王底德而懷
四夷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韓詩外傳卷四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即下
之應上如影響矣有不由命然後俟之以刑刑一人而天
下服下不非其上知罪在己也是以刑罰競消而威行如
流者無他由是道故也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

說苑修文是故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鐘鼓天子辟雍諸
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
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註度謀也鎬京鎬邑也言
則出吉兆正之武王築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龜
成之此臣歸美於君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禮記表記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數世之仁也

春秋左氏文三年傳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詒厥
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晏子春秋諫下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
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韓詩外傳卷四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兼制天下以惠
中國而不可以獨故舉是人而用之貴道果立貴名果白
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二姬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孫苟不
狂惑莫不爲天下顯諸侯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大雅
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列女陳嬰母傳君子曰嬰母知天命又能守先故之業流
祚後世謀慮深矣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也

後漢書班彪傳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大史佚

入則大顯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
王一日卽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
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詩云貽厥孫謀以宴翼子言
厥初生民

史記三代世表補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蹟而履踐之
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爲無父賤而棄之道中羊牛避
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
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爲大
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
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

履帝武敏歆

爾雅釋訓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

卽有邰家室

白虎通京師周家始封於何后稷封於邰公劉去邰之邠
詩云卽有邰家室

誕降嘉種

孔叢子執節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
而爲之下嘉穀周以遂興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
爲云天雨之反土國何故也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
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
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皆說種之其

義一也若中山之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祥也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禮記表記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
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行葦周家忠厚仁及草木
列女晉弓工妻傳平公怒將殺弓人妻曰君聞昔者公劉
之行乎羊牛踐葭葦惻然爲民痛之恩及草木豈欲殺不
辜者乎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
潛夫論德化天形體骨幹爲堅彊也然猶隨政變易又況
乎心氣精微不可養哉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
方體惟葉握握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胡不
作人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德消息於心
己之所無不以責下我之所有不以譏彼感己之好敬也
故接士以禮感己之好愛也故遇人有恩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善人之憂我也故先勞人惡人之忘我也
故常念人
後漢書孝章帝紀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
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鄙馬可以輟解輟解之詩云敦
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
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漢書梁懷王揖傳大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蒔之言春秋爲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敦弓既堅

列女晉弓工妻傳妻曰今妾之夫治造此弓其爲之亦勞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覩陰三覩陽傅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筋糊以阿魚之膠此四者皆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是君之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皆射之道也君子謂弓工妻可與處難詩曰敦弓既堅舍矢既鈞言射有法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孟子告子上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

禮記坊記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注言君子饗燕非專爲酒肴亦以觀威儀講德美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楚薳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注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太平君子也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

說苑修文凡人之有患禍者生於淫泆暴慢淫泆暴慢之

本生於飲酒故古者愼其飲酒之禮使耳聽雅音目視正儀足行正容心論正道故終日飲酒而無過失近者數日遠者數月皆人有德焉以益善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此之謂也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禮記緇衣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敎訓以威儀也（注攸攸也攝相也）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也

荀子大略篇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也

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禮記坊記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注匱乏也孝子無乏止之時）

春秋左氏隱元年傳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成二年傳賓媚人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

荀子子道篇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而能

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八曰賜欲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允

國語周語下叔向告之曰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允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祚允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以佐王室可謂廣裕人民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人民者必有章畧蕃育之祚則單子必當之矣

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列女啟母塗山傳既生啟辛壬癸甲啟呱呱泣禹去而治水惟荒度土功三過其家不入其門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啟長化其德而從其教卒致令名禹爲天子而啟爲嗣持禹之功而不殞君子謂塗山彊於教誨詩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此之謂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禮記中庸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春秋左氏文三年傳公賦嘉樂注嘉樂詩大雅義取其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襄二十六年傳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 注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漢書刑法志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言爲政而宜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 董仲舒傳仲舒對曰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 王莽傳於是乃改元定號海內更始新室既定神祇歡喜申以福應吉瑞累仍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此之謂也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孟子離婁上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淮南子詮言訓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强老則好利一身之身既數變矣又況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於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

春秋繁露郊語問聖人者問其所爲而無問其所以爲也問其所以爲終弗能見不如勿問問爲而爲之所不爲而勿爲是與聖人同實也何過之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率由各有修從之也此言

先聖人之故文章者雖不能深見而詳知其則猶不知其美譽之功矣

韓詩外傳卷五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二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卷六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祖不足道也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漢書郊祀志杜鄴說商曰詩曰率由舊章舊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復還長安南北郊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曰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羣匹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舊章

春秋繁露楚莊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而疏疏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也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

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此之謂也

說苑修文凡從外入者莫深於聲音變人最極故聖人因而成之以德曰樂樂者德之風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謂禮樂也故君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內須臾離樂則邪氣生矣外須臾離禮則慢行起矣

列女周宣姜后傳君子謂姜后善於威儀而有德行夫禮后夫人御於君以燭進至於君所滅燭適房中脫朝服衣褻服然後進御於君鷄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佩而去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春秋左氏成二年傳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其是之謂矣　昭二十一年傳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昭子嘆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卽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哀五年傳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

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

孟子梁惠王下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

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

鹽鐵論和親范蠡出於越由余長於胡皆爲伯王賢佐故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孝經廣至德章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具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禮記孔子閒居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于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于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表記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强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大戴禮記衞將軍文子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是顓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

荀子禮論篇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曰君者治辨之主

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爲民父母之說焉呂氏春秋不屈白圭告人曰今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爲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

新書君道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聖王之德也

韓詩外傳卷六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爲民父母何如曰君子者貌恭而行肆身儉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逮也　卷八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惜乎不齊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　度地圖居以立國崇恩博利以懷眾明好惡以正法度率民力稼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民升賢賞功以勸善懲奸細失以醜惡講御習射以防患禁奸止邪以除害接賢連友以廣智宗親族附以益強詩曰愷悌君子

說苑政理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白虎通號或稱君子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爲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故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也所以敬天下

之爲人父者也何以言知其通稱也以天子至於民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論語云君子哉若人此謂弟子弟子者民也

史記孝文本紀乃下詔曰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無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韓詩外傳卷六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列女趙津女娟傳爲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機兮造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櫂兮行勿疑君子曰女娟通達而有辭詩云來游來歌以矢其音此之謂也

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韓詩外傳卷八可於君不可於父孝子弗爲也可於父不可於君君子亦弗爲也故君不可奪親亦不可奪詩曰愷

悌君子四方爲則

列女齊義繼母傳其母對曰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約束已諾不分何以居於世哉子雖痛乎獨謂行何泣下沾襟君子謂義母信而好義絜而有讓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此之謂也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荀子正名篇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窴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辨說也詩曰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此之謂也

中論修本故以歲之有囷穰而荒其稼穡者非艮農也以利之有盈縮而棄其資貨者非艮賈也以行之有禍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艮士也詩云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愷悌君子四方爲綱舉生璋以喻其德貴不變也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韓詩外傳卷八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於宮鳳乃銜圖而至黃帝降於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詩曰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　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大子訢詔中山君以爲嗣詩曰鳳凰于飛翽

翬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天子子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爾雅釋訓噰噰喈喈民協服也
說苑辨物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於中宮鳳乃蔽日而
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啟首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於是
鳳乃遂集東囿食帝竹實棲帝梧樹終身不去詩云鳳皇
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此之謂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春秋左氏僖二十八年傳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
服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昭二十年
傳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
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
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
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
之以和也
荀子致士篇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
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修
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
者之事畢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
淮南子泰族訓聖主在上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
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

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
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
綏四方內順而外甯矣
鹽鐵論論勇文學曰湯得伊尹以區區之亳兼臣海內文
王得太公廓酆鄗以爲天下齊桓公得管仲甯戚以伯諸
侯秦穆公得百里奚由余西戎八國服聞得聖賢而蠻貊
來享未聞劫殺人主以懷遠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故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非畏其威畏其德也
漢書元帝紀詔曰往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
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
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

無聊之民非長久之策也詩不云庳民亦勞止迄可小康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後漢書班超傳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
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
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匄超
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
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衰老之惠詩云民
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
後漢書陳忠傳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
隄潰蟻孔氣泄鍼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詩云無縱

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說苑君道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也

新序雜事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也

無縱詭隨以謹罔極

春秋左氏文十年傳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春秋左氏昭二年傳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

禮記緇衣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愼惡以禦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注上帝喻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癉病也此君使民惑之

詩

韓詩外傳卷五勞心苦思從欲極好靡財傷情毀名損壽悲夫傷哉窮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詩曰上帝板板下

民瘁瘽

後漢書李固傳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眞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瘽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

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春秋左氏成八年傳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列女楚江乙母傳母曰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甯所謂國无人者非无人也无理人者也王其察之君子謂乙母善以微

喻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此之謂也

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孟子離婁上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韓詩外傳卷十齊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將以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慚不懌而去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傳曰公子目夷以辭得國今要離以辭

得身言不可不文猶若此乎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楚王賢其言辯其詞因留而賜之終身以爲上客故使者
必矜文辭喻誠信明氣志解結申屈然後可使也詩曰辭
之懌矣民之莫矣
新序雜事唐且一說定彊秦之災解魏國之患散齊楚之
兵一舉而折衝消難辭之功也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故
詩曰辭之集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說苑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
辭之繹矣民之莫矣
列女齊女徐吾傳君子曰婦人以辭不見棄於鄰則辭安
可以已乎哉詩云辭之輯矣民之協矣此之謂也　齊太

倉女傳君子謂緹縈一言發聖主之意可謂得事之宜矣
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此之謂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囂囂
潛夫論明忠夫神明之術具在君身而忽之故令臣鉗口
結舌而不敢言此耳目所以蔽塞聰明所以不得也制下
之權日陳君前而君釋之故令羣臣懈弛而背朝此威德
所以不照而功名所以不建也詩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僚
我卽爾謀聽我囂囂
我言維服
列女衞姑定姜傳定姜曰且公之行舍大臣而與小臣謀
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

侍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其後賴
鱄方獻公復得反國君子謂定姜能以辭教詩云我言維
服此之謂也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禮記坊記子云上酌民言則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
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

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注先民謂上古之君也詢謀也芻蕘下民之事也言古之人君將有
政教必謀之於庶民乃施之

春秋左氏文七年傳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
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
弗聽爲賦板之三章註板詩大雅其三章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況同寮乎又弗聽及

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

荀子大略篇天下國有俊士世有賢人迷者不問路溺者
不問遂亡人好獨詩曰我言維服勿用爲笑先民有言詢
于芻蕘言博問也

鹽鐵論刺議丞相史曰故多見者博多聞者知距諫者塞
專己者孤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頓功詩云詢
於芻蕘故布衣皆得風議何況公卿之史乎

韓詩外傳卷三鄙人曰夫太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
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博謀也　卷五
大舉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小用使在位則社稷之臣也
雖巖居穴處而王侯不能與爭名何也仁義之化存爾如

使王者聽其言信其行則唐虞之法可得而觀頌聲可得
而聽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取謀之博也　故獨視不
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
衆慮之切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並進所以通中正而致
隱居之士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列女齊管妾婧傅其妾笑曰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
浩白水滔滔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
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君子謂妾婧爲可與謀詩云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潛夫論明闇是故人君通必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
則過日甚矣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
韓詩外傳卷十楚巳先生曰惡君謂我老惡君謂我老意
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
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
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赧
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詩曰老夫灌灌
列女趙將括母傳括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
母置之吾計已決矣括母曰王終遣之卽有不稱妾得无
隨乎王曰不也括既行代廉頗三十餘日趙兵果敗括死
軍覆王以括母先言故卒不加誅君子謂括母爲仁智詩
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此之謂也

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韓詩外傳卷三夫重臣羣下者人主之心腹支體也心腹支體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終亦必亡而已矣　卷十扁鵲曰吾不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起死者猶可藥而況生乎悲夫罷君之治無可藥而息也詩曰不可救藥言必亡而已矣

列女晉伯宗妻傳其妻常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愛其上有愛好人者必有憎妬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惡之禍必及身矣君子謂伯宗之妻知天道詩云多將熇熇不可救藥伯宗之謂也

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說苑政理孔子曰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詩不云乎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

牖民孔易

禮記樂記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五故聖王之教其民矣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詩云誘民孔易非虛辭也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春秋左氏宣九年傳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昭二十八年傳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

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春秋左氏僖五年傳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愼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

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　昭六年傳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荀子彊國篇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

漢書諸侯王表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

春秋左氏昭三十二年傳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

後漢書郎顗傳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皇允多天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　丁鴻傳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誡宜畏懼自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　楊秉傳秉因上疏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馳驅　蔡邕傳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誡不可戲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四十四終

長沙王 賓
湘陰吳宗 實 校